

TOINE

1^{re}

On le connaissait à dix lieues aux environs de Toine, le gros Toine, Toine-ma-Fine, Antoine Macheblé, dit Brûlot, le cabaretier de Tournevent.

Il avait rendu célèbre le hameau enfoncé dans le vallon qui descendait vers la mer, pauvre hameau composé de dix maisons normandes entourées de roses et d'arbres.

Elles étaient là, ces maisons, blotties dans ce ravin couvert d'herbe et d'ajonc, derrière la courbe qui avait fait nommer ce lieu Tournevent. Elles semblaient avoir cherché un abri dans ce trou comme les oiseaux qui se cachent dans les sillons. Les jours d'ouragan, un abri contre le grand vent du large, le vent du large, le vent du large, qui ronge et brûle comme le feu, dessèche et gèle comme les gelées d'hiver.

Le hameau tout entier semblait être la propriété d'Antoine Macheblé, dit Brûlot, qu'on appelait d'ailleurs aussi souvent Toine et Toine-ma-Fine, par suite d'une coutume dont il se servait sans cesse :

« Toine, c'est la première de France. »

Toine, c'était son cognac, bien entendu.

Mais vingt ans il abreuvait le pays de sa Fine et de ses petits, car chaque fois qu'on lui demandait :

« C'est-ce que j'allons lé, pé Toine ? »

Il répondait invariablement :

« Brûlot, mon gendre, ça chauffe la tripe et ça chauffe la tête; y a rien de meilleur pour le corps. »

Il avait aussi cette coutume d'appeler tout le monde « mon gendre », bien qu'il n'eût jamais eu de fille mariée ou de mariée.

1010777

图 瓦

赵少侯 郝运 王振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Guy de Maupassant
TOINE
Contes et Nouvelles de Maupassant

EDITIONS ALBIN MICHEL

图 瓦
Tuwa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08,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2}$ 插页 3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950

ISBN 7-02-001283-3/I·1182 定价 3.15元

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是笑或是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左 拉

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创造的典型比任何人都种类齐全，他描写的题材比任何人都丰富多采。

——法朗士

152/13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

泰利埃公馆

菲菲小姐

山鹬的故事

月光

密斯哈丽特

隆多里姐妹

伊薇特

白天和黑夜的故事

巴朗先生

图瓦

小萝克

奥尔拉

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

左手

空有玉貌

密斯蒂

米隆老爹

羊脂球

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

新婚旅行



作者像

61x60/13

告 读 者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我国解放前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陆陆续续翻译了不少，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汇成集子出版，然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有三百多篇，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个完整的中短篇小说全集的译本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和研究的需要，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将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全部译出，分成二十集出版。

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版本是一九五九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编者是阿尔贝-玛丽·施米特；同时还参考了巴黎加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两卷集，以及巴黎奥朗多夫出版社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多卷集。

莫泊桑生前曾亲手编选过十五个中短篇小说

集。我们的二十个集子中有十五个集子，不论篇目还是名称，完全以莫泊桑亲手编选的集子作为依据。它们是：《泰利埃公馆》(1881)，《菲菲小姐》(1882)，《山鹑的故事》(1883)，《月光》(1884)，《密斯哈丽特》(1884)，《隆多里姐妹》(1884)，《伊薇特》(1884)，《白天和黑夜的故事》(1885)，《巴朗先生》(1886)，《图瓦》(1886)，《小萝克》(1886)，《奥尔拉》(1887)，《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1888)，《左手》(1889)，《空有玉貌》(1890)。

另外四个集子：《密斯蒂》，《米隆老爹》，《羊脂球》和《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我们是参照奥朗多夫出版社的多卷集编排的。

我们还将莫泊桑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死后直至阿尔贝·玛丽·施米特编的两卷集出版前，未曾被任何版本的全集或选集收入的一些短篇小说作为二十集中的又一个集子，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命名为：《新婚旅行》。

译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图瓦	1
老朋友帕西昂斯	16
男人-妓女	26
唇髭	33
陪嫁财产	41
二十九号病床	51
保护人	69
邦巴尔	77
头发	87
蒙古莱老头	99
衣橱	109
十一号房间	120
俘虏	131
我们的英国人	149
罗歇的方法	163
忏悔	170
怪胎之母	181
泰奥迪尔·萨博的忏悔	190

图 瓦·

1

周围十法里^①的人都认识图瓦老爹。这个大胖子图瓦，我的纯酒图瓦，绰号又叫“烧刀子”的安图瓦·玛什布莱在回风村开着一个小酒店。

这个小村子是因为他才有了名气。小村子缩在山谷的一条横沟里，山谷往下通到大海。这是个乡下小村庄，只有十所被沟和树围着的诺曼底^②式房屋。

这些房子就趴在这一条荒草遍地、荆棘丛生的山沟沟里，一道弯弯的山梁背后，回风村这个地名就是从从这个山梁来的。飞鸟在暴风雨的日子，都隐避到犁沟里，这些房子也好像跟它们一样，特地到这山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六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一八八六年收入同名短篇小说集。

①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②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北临英吉利海峡。包括现在的芒什、卡尔瓦多斯、厄尔、塞纳滨海、奥恩诸省。

晃昏儿里找个安全地方，来躲避海风，躲避这种从海上吹来的、又猛烈又带咸味的大风，它跟火一般炙人，跟冬季的霜冻一样干燥，一样能祸害人。

但是这个村子整个儿仿佛是属于安图瓦·玛什布莱的产业。他的绰号是“烧刀子”，人们却也常常管他叫作图瓦或者“我的纯酒图瓦”，后一个称呼是从他时刻不离嘴的这句话来的：

“我的纯酒全法国数第一。”

他的纯酒当然就是他的白兰地了。

二十年来，他就一直拿他的纯酒和烧刀子满足本地人的酒瘾。每逢有人问他：

“图瓦老爹，咱们喝点什么呀？”

他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

“来杯烧刀子吧，我的姑爷，又暖肚，又清脑，对身体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管谁都叫“我的姑爷”，这也是他的习惯，尽管他从没有过已嫁或是待嫁的女儿。

啊！是的，大家都认识烧刀子图瓦，都认识这个全乡，甚至全区最肥胖的人。他那所小房子好像故意跟他开玩笑，太狭小，太低矮，简直没法装下他；他整天站在门口，看见的人都不免要纳闷他怎么进得去。每来一个客人，他都要跟着进去，因为到他店里来喝酒的人不管喝什么酒，我的纯酒图瓦都有权利受到邀请，抽个头儿喝上一小杯。

他的酒店的招牌是“聚友居”，而他，图瓦老爹也真的成了这一方的朋友。费康^①和蒙维利埃都有人来看他，听他聊天，乐上一阵；因为这个胖子是能够把一块墓碑也逗得大笑的。他有一套办法，能够打趣人而不惹人生气，眼睛眨眨表示出他说而没说的话，每次拍着大腿狂笑，招得你不想笑也得笑。此外，光是他喝酒的样子，看着也叫人觉得稀罕好玩。请他喝多少，他就能喝多少，并且各种酒都喝，狡猾的眼睛里还老显出一种愉快的神情，这种愉快是从他的双重乐趣产生的：既有酒喝，而且喝了还可以赚钱。

当地那些好开玩笑的人曾问过他：

“图瓦老爹，你为什么不把大海也喝下去？”

他回答：

“有两件事反对我这么做，第一，海水是咸的，第二，先得把它装在瓶子里才能喝，因为我的大肚子弯不下来，够不着这个杯子。”

还有他跟他的老婆吵架，也值得听一听。简直是一出喜剧，花钱买票看也心甘情愿。结婚三十年来他们每天都要拌嘴斗舌。不过图瓦总是咯咯地笑，他的老婆倒是真的动气。老婆是个高大的庄稼女人，走起路来像长脚鹬似的迈着大步，瘦而扁平的躯体

① 费康：法国塞纳滨海省的渔业港口城市。

上扛着一个发怒的猫头鹰脑袋。她的时间都消磨在养鸡上，她在酒店后面的小院子里养着鸡，她专长于把母鸡养得又肥又胖，在当地是很有名的。

费康的大户人家请客，为了饭菜有滋味，总得吃上图瓦婆婆喂养的一只鸡。

不过她天生的脾气坏，不管什么都看不上眼。她对全世界都反感，特别憎恨的是她的丈夫。她恨他老是欢天喜地，恨他名声大，恨他身体好，恨他肥胖。因为他什么事不干就赚了钱，她就骂他是废物；因为他能吃能喝，抵得上十个平常人，她就骂他是酒囊饭袋；没有一天她不怒气冲天地这么说：

“长成这个样子，摺在猪圈里不更合适吗？这一身肥油，看着都叫人恶心。”

她还常常冲着他的脸大声喊叫：

“等着吧，等着吧；咱们会瞧见出什么的，咱们会瞧见的！又肿又胖，早晚跟装粮食的口袋一样，撑破完事。”

图瓦老是从心里那么高兴地嘻嘻笑着，拍着自己的肚子回答：

“母鸡婆婆，我的薄板儿，想法子把母鸡也养得这么肥吧。你倒试试看。”

接着就把袖子卷得老高，露出他那又粗又大的胳膊：

“你瞧瞧这个翅膀，老婆婆，这才称得上是翅

膀。”

那些喝酒的客人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是拍桌子，又是跺脚，乐得发了疯，直往地下吐唾沫。

老婆婆的火气更大了，又念叨起来：

“等着吧……等着吧……咱们会瞧见出什么事的……早晚跟装粮食的口袋一样，撑破完事……”

在大家的狂笑声中，她气乎乎地走开了。

说实在的，图瓦这个人也确实叫人看着吃惊，他是这么臃肿、肥胖、红润、气急。有这么一些异乎寻常的大胖子，死神在他们身上仿佛是在寻开心，它利用诡计、恶作剧和滑稽性的阴谋，使它的慢性的毁灭工作具有极强烈的喜剧性质。图瓦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大胖子。这个混蛋的死神在别人身上是在白发、瘦削、皱纹之中，是在令人打着寒噤说：“好家伙，他变得多厉害！”的那种不断增长的衰弱之中显现出自己的威力；可是对图瓦就不一样了，它好像是从把他养得又肥又胖中间得到快乐，把他变成了一个怪物奇人，给他涂上蓝的红的色彩，吹气球似的吹他，给他一种超人的健康的表象；在别人身上，死神横加在躯体上的畸形缺陷都是凄惨可悲的，而在他身上却变成可笑，古怪，叫人散心。

“等着吧，”图瓦婆婆不住地念叨，“会瞧见出什么事的。”

果然出事了，图瓦中风，瘫痪了。他们把这个大胖子的床安置在酒店隔扇后面的小屋子里，这样他可以听见隔壁人们的说话，并且还可以跟朋友们谈天说地，因为他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只是身体，那个无比庞大的身体不能转动，不能起来，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希望他的两条粗腿能多少恢复一点力量，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我的纯酒图瓦只好日日夜夜都待在床上。这张床每星期整理一次，得四个邻居来帮忙，抓住胳膊和腿把他抬起来，才能拍打他身子底下的草褥子。

可是他仍旧高高兴兴的，不过高兴得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有点怯生生、低声下气的样子，当着老婆面常带着小孩子的害怕心情。老婆是整天叽叽喳喳地叫着：

“看看这个饭桶，看看这个废物，这个懒汉，这个胖醉鬼，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他并不回答，只是在老太婆背过身去的时候，眨眨眼睛，在被窝里翻个身，这是他还能做的唯一的动作。他管这个动作叫“往北去一趟”或者“往南去一趟”。

他现在最大的消遣，就是听酒店里的人聊天，听

出朋友的声音的时候就隔了隔扇跟他们谈几句。

那时他就大声喊叫：

“喂，我的姑爷，你是塞勒斯坦吗？”

塞勒斯坦·玛卢瓦塞尔就回答：

“是我啊，图瓦老爹。你又能跑了吗，老兔子？”

我的纯酒图瓦回答：

“跑还不行呢。可是我一点也没见瘦，身子骨好着呢。”

过了不久，他把最亲密的几个人邀到他的卧室里，虽然眼看他们喝酒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挺难受，但总算有人作伴了。他一遍遍地说：

“不能再尝我的纯酒了，我的姑爷，这可真叫我伤心透顶，真他妈的。别的，我还能从中取乐，可是不能喝酒了，真叫我伤心。”

这时候窗口就出现了图瓦婆婆的猫头鹰脑袋。她高声喊叫：

“瞧瞧，瞧瞧这个啥事不做的胖子，现在得白养着他，还得像侍弄猪似的给他洗，给他收拾。”

老太婆走开以后，有时候会有一只红羽毛的大公鸡跳到窗台上，睁着好奇的圆眼睛往屋子里张望，然后发出响亮的叫声。有时候，也有一两只母鸡一直飞到床脚根，在地上寻找面包屑。

过了不多久，图瓦的朋友们不再坐在酒店的店堂里，每天下午都径直来到这个大胖子的床前面跟

他聊天。图瓦这个捣蛋鬼，尽管躺下了，还能给人散心解闷。这个机灵鬼，是能够把魔鬼都逗笑的。有三个人每天都来。一个是塞勒斯坦·玛卢瓦塞尔，瘦高个子，身子跟苹果树干一样有点弯曲；第二个是普罗斯佩·奥尔拉维尔，又干瘪，又矮小，长着个耗子鼻子，狡猾机灵不亚于狐狸；还有一个是塞泽尔·波梅尔，他从来不开口说话，可是照样能够跟着大家一起作乐。

他们从院子里弄来一块木板架在床边，坐下玩骨牌，见鬼，玩得还真起劲，从两点一直玩到六点。

不过图瓦婆婆很快就叫人无法忍受了。她不能容忍她的肥胖的懒丈夫在床上玩骨牌继续散心解闷；只要一看见他们的牌局开始，她就怒气冲冲地跑进来，掀翻木板，抓起骨牌，送回到酒店里去。她说光养着这个一事不做的胖废物蛋，已经够受的了，她不愿意再看见他还像以前那样找乐子，那简直是故意嘲弄整天干活的可怜人。

塞勒斯坦·玛卢瓦塞尔和塞泽尔·波梅尔低下了头，可是普罗斯佩·奥尔拉维尔觉得她的狂怒很好玩，常常要故意逗弄她一番。

有一天他看见她比平日火气更大，就对她说：

“喂！老婆婆，我要是你，你知道我怎么办吗？”

她于是瞪着一双猫头鹰眼睛死盯着他，等他说个清楚。